

青年年讀物叢刊

合 秋 佩 尙
譯 華 靖 曹

著爾達蓋

遠方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

青年讀物叢刊

方 遠

尚 佩 秋 合 著 爾 達 蓋
曹 靖 華

文化生活出版社

版初月六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版五月四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角五元四價定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號四十二路通交口漢

刊叢物讀年青

方 遠

著爾達蓋
譯合秋佩尙
華靖曹

印翻許不・有所權版

重版題記

曾得勳章的蘇聯兒童文學作家葛達爾(A. P. Gaidar)寫過不少有趣而健康的兒童讀物：遠方，第四座避難室，學校，革命軍事委員會，軍事的祕密，鼓手的命運，邱克和格克，鐵木兒及其伙伴及鐵木兒的誓言等。這些作品，是包括了各方面：有的談太平生活，有的談戰爭，有的歡樂愉快，有的悲悽驚懼。

但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通之點：作者所寫的都是關於蘇聯的兒童。作者書中的主人公，兒童的生活，都非常有趣，非常緊張，驚異，同成人的生活總緊密的聯繫着。在作者的作品裏，同在現實生活中似的，兒童都積極的參加成人的一切的生活，同他們一塊兒勞作，一塊兒思慮，一塊兒奮鬥。

在作者的主人公裏，每個少年讀者，都能找到他自己和他的同伴們。

作者的作品，對小友朋們的每一個迫切的問題，都給了解答：怎樣的處理生活，應當作什麼。所謂怎樣的處理生活，並不是他們長大的時候，將來如何的去處理生活，而是在目前，在現在，在今天他們應該作什麼和怎麼作。

作者不但是在自己的作品裏去教育小朋友們，而且他是以身作則的。他十四歲的時候，就參加了國內戰爭，十七歲的時候，就當了紅軍的指揮官。

蘇德戰爭一起的時候，他就到前方去了，在動身的時候，他對蘇聯兒童作了一次廣播，在他的廣播裏說道：在這嚴峻的日子裏，將表現出來誰最勤勞而勇敢。在這時，小朋友們不但要好好的學習，不但要嚴守作爲前後方勝利因素的鐵的紀律，而且還應該多多的勞動，在家庭裏，在工廠裏，在田園裏，在敵後與前方——盡一切的可能，到處去幫成人們勞作。

的確，蘇聯的兒童，專心的學習着，頑強的工作着，以英勇的姿態，執行着作者所指示的光榮的任務。

說：
不幸得很，在今年五月六日的真理報上。我們讀到愛倫堡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

『葛達爾是一個有赤子之心的偉大的作家。他被德國人包圍了以後，就到游擊隊裏去了。他同游擊隊員們一塊兒陣亡，一同葬在聶伯河畔了。他的戰友們關於他寫道：「他是一個英勇無比的人物……」』

在上邊所提及的他到前方出發時對兒童的廣播裏，有這樣的話：必要時，將以自己的生命獻給祖國。

在一九四三年蘇聯作家協會機關刊物旗幟第七八期合刊上，在文學理論家V·石克洛夫斯基一篇文章離散與損失裏，關於葛達爾殉難的情形，有更詳細的報道：

『……蘇德戰爭一爆發，葛達爾即赴前線當隨軍記者……

『德軍擬直下畿輔城，可是被蘇軍擊退了。敵人就開始包圍起來。用望遠鏡當時可以望見敵人。可是畿輔城，依然在工作着，戲院，馬戲院都在開演着。德軍深深的把城市包

圍起來了，蘇軍就下令撤退。

『軍民都撤退着。最後撤退的一部份人中有葛達爾。他們取道普里魯克撤退着。德軍楔入陣地，企圖切斷蘇軍退路。有些部隊失掉聯絡了。他便把這些人招集起來，自己又做起指揮官來。

『後衛隊在池沼裏被敵人包圍了，有一千來人被封鎖到池沼中間的一個小島上的密林裏。

『他們決定把汽車棚蓋卸下來，鋪到池沼上，以便從這兒逃出去。鋪了一條六公里長的窄路，剩有一公里來長，沒有材料了。

『他們在很深的泥潭裏走着。

『走在後邊的是葛達爾。他帶着殘部出了池沼，到了聶伯河岸的森林裏，加入到游擊隊裏。

『冬天我們收到一封信，說葛達爾陣亡了。他的遺骸運至鐵路附近，葬在距路警哨

舍不遠的一棵橡樹下邊……」

我們看到這一個不幸的消息，藉本書重版的機會，謹向他表示我們無限的哀悼！作者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的，除本書之外，尚有拙譯的第四座避難室及梓鳴先生譯的鐵木兒及其伙伴。

遠方前半部是佩秋譯的，後半部是我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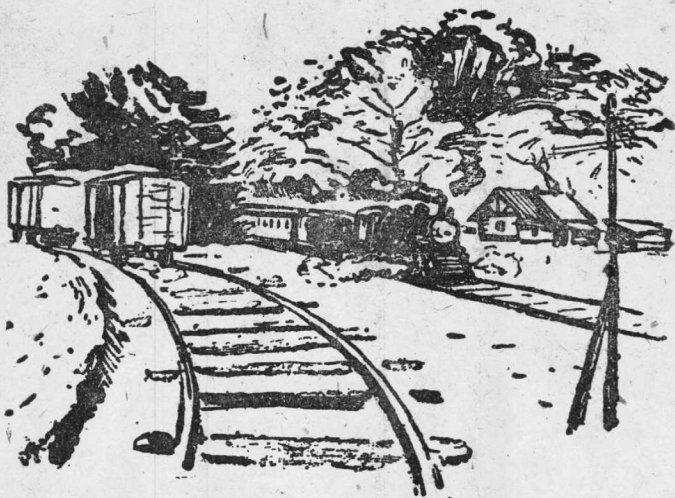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靖華記于渝郊。

冬天寂寞得很。小小的車站。周圍都是森林。冬天的時候下着雪，堆着雪——沒有地方去。

只有一件消遣的事——從山上滑雪，但是你總不能整天去山上滑着雪啊，滑一次，滑兩次，滑二十次，可是後來你總有討厭的時候，而且也有疲乏的時候。如果雪車自己會往山上滑，那就好了。不然的話，只會從山上往下滑，而上山的時候就爲難。

小站上的小朋友很少有路警的兒子——王西迦，有司機的兒子——白季迦，有電報員的兒子——謝梨兒。其餘的小朋友都簡直小得很：一個三歲，一個四歲，這能算什麼同伴呢？

白季迦同王西迦相好起來了。謝梨兒是個壞貨，好打架。



他叫着白季迦道：

『到這裏來，白季迦，我給你看看美國的變戲法。』

可是白季迦不去。他害怕。

『你在上一次也是說——變戲法，可是你照我脖子給了兩下。』

『啊，那是平常的變戲法，這却是美國的，不帶打。快來吧，你瞧，牠在我手裏跳呢。』

白季迦看見的確有個東西在謝梨兒手裏跳。怎麼能不去呢！

謝梨兒是個能手。他把橡皮帶纏

到小棍上——他手掌上就有一個小玩藝在跳，像豬，也好像魚。

『很好的變戲法吧？』

『很好的。』

『現在給你弄一套更好看的，把臉轉過去。』

白季迦剛轉過身去，謝梨兒跟着就用膝蓋給了他一下，於是白季迦的頭一下子就杵在雪堆裏了。

可給你一個美國的變戲法吧……

王西迦也常吃這虧的，但是，當王西迦同白季迦兩個在一塊玩的時候，謝梨兒就不動他們了。啊哈！你只要動一下看，他們倆合起來就膽大了。

有一天王西迦的喉嚨病了，不讓他到街上去。母親上鄰居家裏去，父親到小站接快車去了。家裏很寂靜。

王西迦坐着想做個什麼有意思的玩意。或者作一個什麼變戲法？再不然也來一個什麼小把戲？他走着，從這屋角裏到那屋角裏來回的走着——沒有一點有意思的玩意。把椅子放到櫃子跟前，把櫃子門開開。看見上層放着紫着口的蜜瓶子，就用指頭搗了一下。

把瓶子打開，用湯匙挖一匙蜜，自然是很好了……

但是他嘆了一口氣，就下來了，因為他早已知道這樣的把戲母親是不喜歡的。他坐在窗子跟前，就等着快車駛過去。

可惜的只是從來都趕不及看一看快車裏都作些什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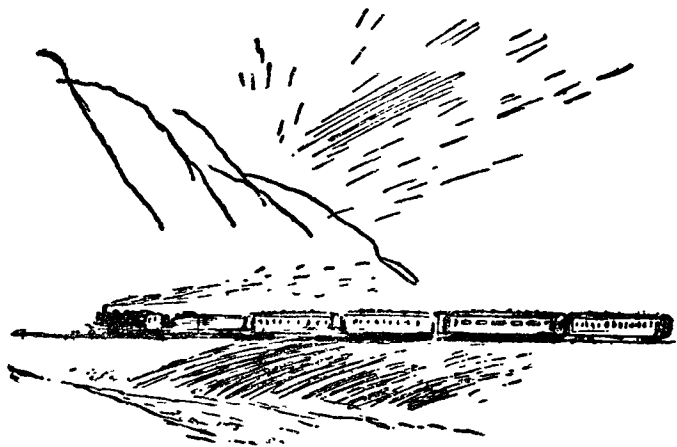
嗚嗚的叫着，噴着火星。把牆都震動了。架上的食具都震得嘩嘩啦啦的亂響。明亮的燈火在閃耀着。人臉，飯車裏白桌上放的鮮花，都好像鬼影似的隔窗一閃就沒有了。重掂掂的黃色的門的手柄彩色的玻璃，都發着燦爛的金光。廚役的白帽，飛一般的閃了過去。你瞧，什麼也就沒有了。只隱隱約約的看見最後的一輛車尾的信號燈。

快車從來沒有一次停在他們這小站上
從來牠總是急遽的往遙遙的遠方——往西
伯利亞飛駛着。

往西伯利亞飛駛着，從西伯利亞飛駛着。
這快車的生活真是萬分不安靜的生活啊。

王西迦坐在窗子跟前，忽然看見白季迦
在路上走，他的態度異常的莊重，腋下挾着一
捲紙。莊重的在路上走呵，真像一個技師或帶
皮包的築路的匠人。

王西迦很驚訝起來。想隔着小窗子叫一
下：『白季迦，你上那去呢？你那紙捲裏捲的什
麼呢？』可是當他剛把小窗子打開的時候，他



母親回來了，罵他爲什麼喉嚨痛還把頭伸到外邊去。

這時快車就喀喀喳喳的吼着飛駛過去了，後來坐下吃午飯，王西迦也就忘記了白季迦的奇怪的走路的模樣。

但是第二天看見白季迦又同昨天一樣在路上走，帶着用報紙包着的東西。他大模大樣的活像一個大車站上的值日員。

王西迦用拳頭敲着窗櫺，母親罵起來了。

白季迦從跟前過去，走掉了。

王西迦好奇起來了：白季迦怎麼着了呢？他從前有時整天或者趕着狗，或者指揮小朋友們，或者躲避着謝梨兒，可是現在大模大樣的走着，他的面孔也有點異常的驕傲。

於是王西迦輕輕的咳嗽了一下，用很沈靜的聲音說：

『媽媽，我的嗓子不痛了。』

『不痛了很好。』

『完全不痛了。連一點也不痛了。我馬上可以出去玩。』

『馬上可以了，可是今天坐在家裏吧。』母親回答着。『今天早上你嗓子還在發啞呢。』

『那是早上，現在已經是晚上了。』王西迦反駁着，打算着怎樣到街上去。

他不作聲的走着，喝了一點水，低聲的唱着歌。他唱的是從夏天來的青年人們那裏聽來的歌，這歌的意思是說同人的部隊在榴彈的爆裂下，如何英勇的奮戰。他其實是不願意唱的，只因爲想叫他母親聽了他的歌聲以後，相信他的喉嚨已經不痛，就可以讓他出去，所以唱起來了。

但是因爲他母親在廚房裏忙着做事沒有留意他，他就更高聲的唱着同人如何作了兇惡的將軍的俘虜和他如何的準備使他們受苦。

當這也無濟於事的時候，他就可着嗓子，唱着同人怎樣不怕給他這些活罪，開始挖着很深的墓坑。

他唱的不是要好聽，只是要能聲音高大，因為母親不作聲，王西迦就以爲她是愛這歌聲了，大概她馬上就叫他出去的。

可是當他要唱到最悲壯的時候，當唱到作完自己工作的人們親密的來揭穿那該死的將軍的罪惡的時候，母親就停止了收拾傢伙，由門裏伸出生氣的驚訝的面孔。

『這小鬼在叫什麼呢！』她嚷着。『我聽着，聽着……想着他或者是發瘋了吧？像迷了路的羊似的大叫着。』

王西迦見怪起來了，他不作聲了。他怪的不是因為母親拿他比做羊，而是他白白的費了這一番心血，反正今天是不許他到街上去了。

他把眉頭一皺，上到溫暖的爐臺去。把羊皮小襖放到頭下枕着，在栗貓的平勻的哼聲裏，沈思着自己的不幸的命運。

寂寞得很。學校沒有。童子軍沒有。快車也不到站上停。冬天再是過不完了。寂寞得很。夏天快來也好了。夏天——有魚，有覆盆子，有蘑菇，有乾果。

王西迦想起了有一次夏天他釣了一條很大的鱸魚，使得一切人都驚奇了。

事情是近夜的時候了，他把魚放在堆東西的房間裏，想到第二天早晨再送給母親。可是在夜裏不長進的貓偷偷的鑽到堆東西的房間裏把魚吃了；留下的只有頭和尾巴。

王西迦想起了這件事，掃興的用拳照栗貓撞了一下，氣憤憤的說道：

『第二次再幹這樣的事就要你的頭的。』

栗貓嚇得跳了一下，氣的叫了一聲，就懶洋洋的從爐臺上跳下去了。王西迦躺着躺着也就睡去了。

第二天喉嚨好了就讓王西迦到街上去了。夜裏雪化了，屋簷上掛着很粗很尖的冰柱，飄着濕潤的和風。春天不遠了。

王西迦想跑去找白季迦。可是白季迦就迎面走來了。

『你到那去呢，白季迦？』王西迦問着。『你爲什麼連一次也不到我那裏去呢，白季迦？從前當你肚子疼的時候，我去看你，可是我喉嚨痛的時候，你就不來看我了。』